信仰光芒与精神花朵

——长征题材文学创作及启示

■刘笑伟

观象识器

长征路上的文学，是战火淬炼的精神史诗，融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于一体，作品体裁简约质朴、不拘形式，主要有诗词、纪实文学、战地随笔、歌谣纪事等。这些作品，既是红军将士心路历程的真实刻录，也是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最鲜活的文字载体。

说到长征路上的文学，当首推毛泽东同志的诗词。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共创作了8首诗词，分别为《十六字令三首》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《清平乐·六盘山》《六言诗·给彭德怀同志》《七律·长征》《念奴娇·昆仑》。

《忆秦娥·娄山关》是毛泽东的得意之作，他非常看重自己这首词。1962年，毛泽东曾以郭沫若的口吻，亲自为这首词写了解释。他借郭沫若之口说："'苍山如海，残阳如血'两句，是在战争中积累了多年的景物观察，一到娄山关这种战争胜利和自然景物的突然遇合，就造成了作者自以为颇为成功的这两句话。"我觉得，这两句词创造了千古独绝的意境。毛泽东写于长征路上的8首诗词，其传诵范围之广、影响之大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。

红军将士在长征途中还创作了不少诗词。这些诗词，生动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如聂荣臻1935年5月所作《吾非石达开》："大渡河流险，吾非石达开。飞兵天际至，历史不重来！"

除了诗词，纪实文学也是记录烽火征程、贡献文学精神力量的重要体裁。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10余种关于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作品，比如1936年12月在法国巴黎《救国时报》上发表的《雪山草地行军记》（邓发著，署名杨定华），1937年7月在上海《逸经》杂志发表的《红军二万五千里西引记》（董健吾著，署名幽谷）。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陈云的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。1935年6月，为了恢复中共中央与上海中央局及共产国际的关系，中央指派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，并委派他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共及红军的情况。为了准备向共产国际的报告，陈云于1935年8月在上海首先写出了他所经历、了解的长征全过程，这就是第一篇报道红军长征的纪实文学《随军西行见闻录》。陈云于1935年10月带着这篇"见闻录"来到莫斯科。1936年3月，陈云以"廉臣"的化名在法国巴黎的《全民月刊》杂志创刊号上开始连载这部作品，引起了广泛关注。

1936年8月5日，毛泽东、杨尚昆发起向长征亲历者征集记录长征作品的征文活动。这次征文活动收到了200多篇作品，共50余万字，最后编成《红军长征记》一书。这部书1937年2月22日编辑完成，1942年由八路军总政治部在延安印刷。《红军长征记》的作者都是长征的亲历者，包括董必武、李富春、张云逸、萧华、谭政、陆定一等。这部书是在长征刚刚取得胜利之后，对万里长征的一次最直接、最真实的记录。

长征题材文学作品所折射出的精神光芒，深深地影响着后来的创作者。90年薪火相传，反映长征事迹、讴歌长征精神的文学作品从未中断，如王愿坚的短篇小说《七根火柴》《党费》，萧华的组诗《红军不怕远征难》（谱曲后称为《长征组歌》），魏巍的长篇小说《地球的红飘带》，黎汝清的长篇小说《湘江之战》，王树增的纪实文学《长征》等。

长征的影响，早已跨越了国界。红军长征胜利后，不少惊叹于伟大长征的外国人，写下了自己的作品。如薄复礼的《神灵之手》、埃德加·斯诺的《西行漫记》、史沫特莱的《伟大的道路》等。这种广泛的影响一直在传递，直到几十年后，索尔兹伯里以76岁高龄重走长征路，写下了《长征：前所未闻的故事》。

长征题材文学作品，闪耀着信仰之光，是苦难中绽放的精神之花，具有永恒的意义。新时代的军事文艺创作，应该多从长征文学中汲取养分，在新征程上努力创作更多精品佳作。

立心。优秀的文学作品，都是来自人民、为了人民、由人民来评判。新时代军事文学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，为兵抒怀，使作品始终有温度、有根基、有力量。

铸魂。长征路上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打动人心，是因为它们都是信仰的产物，信念的结晶。新时代军事文学应高扬主旋律，用最深沉的文学力量，塑造中国心、民族魂、强军志，高擎起英雄叙事的精神火炬。

扎根。长征路上的文学之所以生动，在于其内容全部来自战地和生活一线。新时代军事文学创作，一定要深入练兵备战一线，扎根军营热土，在强军兴军的时代洪流中捕捉脉动、提炼主题，使创作始终与官兵同呼吸、与时代同频共振。

求新。长征路上的文学，为了吸引读者、广泛传播，无论从叙事角度还是从创作手法看，都进行了不少探索创新。新时代军事文学更应当融通传统与现代、战争与和平、个体与家国，以信仰之光照人，以英雄之气感人，以史诗之笔写人，以创新之美化人，为强军兴军提供磅礴精神力量。

从烽火岁月汲取艺术力量

■王宝社

舞台艺术

几年前，国家大剧院上演我创作的话剧《三湾，那一夜》，演出效果很好。国家大剧院负责人联系我，希望我能结合演出盛况，讲讲军旅戏剧。我答应了，讲座题目定为《硝烟里飘来的戏剧往事——回望红色戏剧》。

讲课内容从南昌起义路上我军诞生的第一部独幕话剧讲起，历经红军时期、抗战时期、解放战争时期，一直讲到抗美援朝。说实话，讲座开始前我有些忐忑——观众买票进场听讲座，我讲的是军旅戏剧，他们能听进去吗？

在剧场的舞台上讲课，感觉像在演一出独角戏。两个小时的"独角戏"结束时，散场的气氛令人难忘——观众朋友纷纷涌上舞台找我继续探讨如何发扬红色戏剧的精神……

从那时起到现在，这个讲座我讲了十几次，每一次的效果都很好。这让我越来越确信：长征精神，不是尘封的历史，永远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长征精神可以提炼出很多条。我是一名艺术实践者，更习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去认识生活。这个视角给我激情，帮我走进那个时代。在诸多精神特质中，对我个人在艺术创作方面启发最深、帮助最大的有三点。

第一点是"官兵一致同甘苦，革命理想高于天"的精神。1929年冬天，方志敏亲自编剧、导演并登台主演了反映苏区农民武装暴动的话剧《年关斗争》。这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第一次正面歌颂党领导农民运动的戏剧。

1933年春节，红一军团"战士剧社"上演了话剧《庐山之雪》。编剧是李卓然，导演是罗瑞卿，聂荣臻、罗荣桓等军团级指挥员与战士同台演出。这是"兵演兵、将演将"最生动的写照。

我经历过很多官兵同乐的场景，知道官兵同乐的力量有多大。有一年，我到一所军校辅导一台晚会。有一首长诗，是由当时学院一位领导的发言稿修改而来的，负责朗诵的几名学生怎么演都演不出指挥员的感觉。我建议让真正的指挥员上。选谁？我说，就选这位领导！宣传部门负责人忙说：那不行，怎么可能让他上台表演呢？我说，怎么不行？谁规定不行？

于是，我向这位领导汇报了诗朗诵排练的情况，提出学生怎么演都演不像领导的问题。他听后说："那就选一位领导演啊。"我说："那要是选了领导，他不上场呢？"他说："那不行，这是任务！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！你选谁谁上！"我说："那就选你。"我向他讲述了罗荣桓、聂荣臻上台演戏的情形。没等我说完，他打断我："好了不说了，我演！"

最终演出效果很好。诗里有句台词："同学们，请起立，请大家和我一起念——我们即将走出校门，我们的理想将放飞蓝天！"当他说出"请起立"，剧场1000多名干部战士齐刷刷全站了起来，声浪排空，震彻剧场，现场观感格外震撼！

干部和战士同台，舞台就没有了距离，只有共同的热血与信念。

第二点是"重视艺术教育与艺术实践相结合，从生活中来、到生活中去"的精神。革命文艺非常重视吸收国内外优秀艺术的养分。烽火岁月里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出果戈理的《钦差大臣》；晋察冀抗敌剧社演出曹禺的《日出》；华北联大文工团上演了苏联剧作家波戈廷的《带枪的人》，这是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列宁的形象。他们以极大的开放姿态，吸收艺术经典的养分，化为己用。

我们党从一开始就高度重视艺术教育。中央苏区的高尔基戏剧学校、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、晋察冀的鲁艺分校，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：学了就运用。课堂设在窑洞里、战壕边，学员白天战斗生产、夜晚排练演出，真正做到了"从战争中学习文艺，用文艺服务战争"。

2004年，我创作的《独生子当兵》在全国获奖后，基层部队纷纷邀请演出，演员们忙不过来。尤其在将要到西藏演出时，有位老同志因血压高不能上去。怎么办？我们便学习红军时期的做法，深入部队，遴选基层连队文艺骨干，短期培训后，接着就进入实战——排练、演出。因为这部剧写的就是基层生活，战士们都熟悉，等于是自己演自己，效果非常好，有的地方甚至超过了专业演员。那一刻我真切体会到，当年红军"从生活中来、到生活中去"的文艺传统，今天依然管用——艺术教育的最高检验，就是把本领传递给基层、传递给战士。

第三点是"与时俱进、敢于根据现实需要不断创新艺术形式"的精神。革命战争年代的战地文工团，创造了太多令人惊叹的文艺形式。活报剧是李伯钊从苏联带回来的"活动的报纸"——纪实、及时、即兴，是新闻报道与艺术演出的结合；应景剧是新四军戏剧家刘保罗创造的，能够根据现场情境即兴创作，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"沉浸式戏剧"；还有冀鲁豫文工团的实景剧、双台剧，以及大量的快板剧、街头剧、秧歌剧、火线喊话剧等艺术形式。了解这些丰富多样的形式，对我帮助很大。

记得有一次，某部要举办一台文艺汇演，请我帮忙指导。这台晚会汇集该部所属单位的节目，信息量很大。于是我大胆调整：不再聚焦"艺术水平"，而是强调这台晚会的"信息"——介绍来自天南海北的战友和不同岗位的真实生活。我们取消主持人报幕，让每个节目的演员自己上台自我介绍——单位、身份、职务，演完再给下一个节目报幕。就这样，一台晚会出了十几个"报幕员"。演出现场一下子热闹起来，因为台下官兵从中看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。后来这台文艺汇演赴全国巡演。这台演出，只是改变了串联形式，就让火热的生活占了主位，一下激活了现场氛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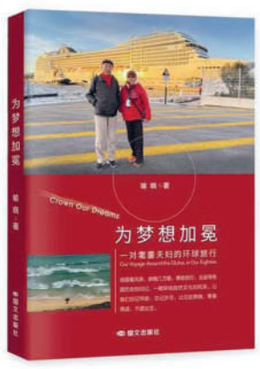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艺术实践让我深刻地认识到：艺术的本质，是内容决定形式；形式必须随时代、随对象不断革新。检验一种形式好不好的标准，从来不是它够不够"高级"，而是它能不能被基层官兵接受、能不能在生活和战斗中发挥作用。

这些是我多年艺术实践的总结，也是从硝烟往事中汲取的力量。它们已经融进我的每一次创作里。这笔跨越时空的精神财富，至今仍在滋养着我的创作、我的舞台。

"会思想的鸟"在翱翔

■徐永清

新书评介



10月下旬的北京，金风萧瑟，树木霜红。我欣然收到著名军旅诗人喻晓的新作《为梦想加冕》（国文出版社）。

喻晓是新闻界、文学界的前辈，我与他相交数十年，堪称忘年之交。他著有一部散文集《会思想的鸟》，书中自述："欲望与探索成为我人生双翼，驾着祥云，飞越千山万水。"2024年1月3日，83岁的喻晓牵起81岁老伴的手，女儿随行相伴，同来自北京、上海、四川等地数十位志趣相投的旅友一起，在意大利热那亚登上邮轮，追寻各国历史印记，饱览异域风物人文。此行漂泊四大洋，途经31个国家，游历50多个地区，历时124天。

普罗旺斯、马赛、巴塞罗那、马拉加、加那利群岛、佛得角……无数陌生的地名，印下老诗人的足迹。一路行走，一路阅读，一路沉思。山水相逢，天人际会，碰撞出思想与情感的火花。一篇篇灵动文字，忠实记下这趟难忘的环球航程。

《为梦想加冕》完整记录喻晓这次邮轮环球航行历程，叙事沿着邮轮航线线性铺展，是一次环球航行的文学记录。作者以八旬高龄，与妻子结伴远航，将文化游记、海洋哲思随笔、老年生命书写三者融为一体。

"会思想的鸟"奋翼于浩瀚大洋。在这本书中，大海不是需要战胜的对手，而是联通不同文明的流动空间。作者书写大洋晨昏、连绵长浪、海天无垠的景象，记录船上多国旅人的相遇，重心不在于海上历险，而在于海洋环境带来的时空沉思。他的环球，不是去"发现"异域，而是拜访世界。在诸多码头登陆之后，他探访古迹，体察民生。譬如，面对桑给巴尔的香料贸易遗址、殖民旧址，作者摒弃旅游写作常见的异域猎奇心态，转而审视文明兴衰。

"会思想的鸟"俯瞰海洋意象的递进嬗变。梳理喻晓的文学创作，海洋意象存在清晰的演变脉络：在他早年的《青春与海》中，大海是军营、青春、集体英雄主义的载体，文章风格刚健昂扬；《拜访世界》中的海洋，是开展跨文明对话的广阔场域，重在文明对照。而《为梦想加冕》，将大海转化为叩问衰老、发掘生命潜能的镜像，加冕的不是世俗功名，而是耄耋之年奔赴远方的生命理想。当两位八旬老人航行于浩瀚大洋，大海既反衬个体生命的渺小，又持续拓展生命边界。全书反复探讨岁月、衰老与生命可能性，践行卷首所言"忘记年龄，忘记岁月，让白发燃烧，青春再造"，海洋成为诗人晚年自我反思、生命重塑的精神空间。

"会思想的鸟"并翅双飞。《为梦想加冕》的独特之处，还在双人同行叙事。一对耄耋夫妇的环球远航，是夫妻二人共同完成的生命实践。书中随处可见二人相伴游历的细节，港口寻访、海上相伴，彼此扶持共赴漫长航程。环球之旅成为他们携手圆梦的共同记忆。在汉语游记文学中，耄耋夫妻共同完成环球邮轮航行并成书，本身十分罕见。作品提出一种可能：老年不是人生的停滞与落幕，老年人依然葆有探索世界、体验生命、追逐梦想的权利。

"会思想的鸟"的飞翔，是诗与远方的飞翔。就文体而论，《为梦想加冕》是典型的诗人散文。散文叙事之间，穿插航行途中即兴写下的短诗，诗文共生，彼此映照。篇目标题凝练诗意，写景擅长意象营造。文字不止于描摹风物、抒发感怀，延续喻晓散文一贯的思想锋芒，每到一地，钩沉史迹、辨析文明，融纪游、史思、自省于一体，承载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家国底色。

一程山水一部书，襟怀哲思笔墨中。喻晓的这本新作，既是对环球航行的精彩记录，也是文心不老、梦想扬帆远航的深情书写。



品画　路　条（油画，中国美术馆藏）　秦大虎作

这幅画创作于1981年，是一幅反映太行儿女全民皆兵齐抗战的作品。画面选择了一个有趣的场景：两名儿童团员拦住来客，用警惕的眼光审视着和蔼的八路军首长，躲在马后的警卫员偷笑着。画家用一个富有趣味性的情节来构思画面，结合生动的形象，并配以真实的道具及环境——这是革命战争题材画作常见的创作模式。

画家10岁就加入了部队文工团，经历过战争生活。因此，这幅作品可以看作是画家对烽火岁月的别样回忆。画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朴素的情致，是一幅感情真挚、具有独特艺术魅力的佳作。

（刘佳霖辑）

诗　品

军旅诗的温度与质感

■桂清扬

细读峭岩的组诗《士兵，留给大地的诗行》，初读见风骨，再读听余响。这组诗不是喊出来的，而是像山间的水，潺潺流淌——没有宏阔的声势，但悠远绵长，让人能感受到一种实实在在的温度与质感。

组诗共10首，内容涉及红色记忆、边关哨所、军旅人生。组诗题为《士兵，留给大地的诗行》，诗人笔下的大地，不是山河颂歌，而是泥土、石头、露水、家书、领章等。这正是组诗的动人之处：靠细节、靠具体物象打动人心。

《家书》里写："一封信，落在枪刺上/鲜活的一个信鸽，落在枪刺上"。"枪刺"是硬的、冷的。"信鸽"是和平的、温暖的。这种对比反差，将边关的荒凉和战士对家乡的牵挂，全写了出来。这份牵挂是朴素的情感，但对戍边官兵而言，又多了更深的意蕴："信鸽从内地安宁的城市飞来/大山也有些动情/祖国安在，情也热，血也红"。

《离队前……》写得更细："他摘下领章，帽徽/颤抖着，那疼滴着一点点血红"。"摘下领章，帽徽"是动作。"颤抖"是身体反应。"那疼滴着一点点血红"，把痛觉写成看得见的东西。"他"没有嚎啕大哭，但这"疼"里，有着比嚎啕大哭更触动人心的情感。

这组诗里的军人，不是天生的英雄，而是会疼、会不舍、会喊"我是一个兵"的普通人。《站进一块石头里》写道："我是战争的迟到者，却分享了硝烟的滋味"。十几个字，说清了诗人的心事。我们这代人，没赶上烽火岁月，却一直活在先辈的余荫里。不少军旅写作，习惯绕开这种"缺席"，但诗人选择去"弥补我的缺席"："我不是窃取光荣的弱者/我会奋起，捍卫这一片峥嵘"。《离队前……》的结尾也写道："憋不住了，就大声喊吧/'我是一个兵！'/'需要时，我会回来的！'"这是军人的承诺。

我认为，红色记忆更多要落到可触摸、可感知的地方。这组诗不隔空喊话，不过度颂扬，而是把宏大的家国记忆，折叠进掌心的温度、眼底的山河、心底的坚定。

峭岩以老兵的诚恳、诗人的敏感，让烽火岁月从史册里走出来，落在大地上，变成能用手心接住的暖。

文艺评论

长征　第6790期

社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　邮政编码：100832　查询电话：(010)66720114　发行电话：(010)68586350　定价每月20.80元　零售每份0.80元　承印单位：解放军报社印刷厂